性理指歸

性理指歸卷之十二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道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謝上蔡曰理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胡五峰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

朱子曰鳶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經書中所言只是這一箇道理一箇聖賢出來說一番了一箇聖賢又出來從頭說一番如書中堯之所說也只是這箇舜之所說也只是這箇以至於禹湯文武所說也只是這箇又如詩中

周公所贊頌文武之盛德亦只是這個便若桀紂之所以危亡亦只是反了這個道理
陳北溪曰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鳶飛魚躍上下察證見其昭著分曉在上則鳶飛戾天在下則魚躍于淵皆是這個道理程子謂此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地所謂喫緊云者只是緊切爲人說所謂活潑潑云者是真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此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

陳潜室曰天下事事物物與一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在故道即路之謂也才無路便是荆棘草莽豈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開不得後學求道只就此上看不用窈窈冥冥探索深遠如此為道道皆日用而不知者也

饒雙峯曰道原於天之所命根於人之所性而著見於日用事物之間如大路然本無難知難行之事學者患不得其門而入耳苟得其門而入則由愚夫愚婦之可知可能以至於盡性至命之地無遠之不可到也

理

程子曰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是也○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有多少不盡分處或問無不足如何又有不盡分處曰天理本無不足人自虧欠他底

朱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爲父須慈爲子須孝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

莫非理之流行也○理如一把線相似有條理○水之潤下火之炎上金之從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穡一一都有性都有理人若用之須着順他理始得若把金來削做木用把木來鎔做金用便無此理

呂東萊曰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

許魯齋曰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讀史傳事實已往粗迹其中亦有理在如聖人觀轉蓬便知造車或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可泥於迹而不知變化耳

德

程子曰德者得也得之於心謂之有德自然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一德立而百善從之

朱子曰中庸分道德曰文子君臣以下爲天下之達道智仁勇爲天下之達德君有君之道臣有臣之道德便是個行道底故爲君主於仁爲臣主於敬

陳北溪曰道與德不是判然二物道是公共的德是實得於身爲我所有的

仁

程子曰觀天地生物氣象○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知其皆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己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觀物於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可體仁○觀雞雛此可觀仁○至仁則天地為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為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

以爲仁之方也醫書言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楊龜山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雖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謝上蔡曰心者何也仁是已仁者何也活者爲仁死者爲不仁今人身體痲痺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也推

此仁可見矣

尹和靖取論語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見伊川問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盍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

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〇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〇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〇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藹乎若春陽之溫汎乎

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問觀雞雛此可觀仁何也曰凡物皆可觀此偶見雞雛而言耳○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者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直卿問曰仁之一字從古無訓日如義訓宜禮訓理又訓履智訓知皆可以一字名其義惟仁不可以一字訓孟子曰仁者人也亦只言仁是人之生理亦不

是以人謂仁蓋緣仁之道大包五常貫萬善所以不可以一言盡之自漢以後儒者只將愛字說仁韓文公因有博愛之謂仁程先生非之以為仁自是性愛自是情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也至哉言乎朱文公先生始以愛之理心之德六字形容之所謂愛之理者言仁非止乎愛性中既有是仁發出來便是愛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為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為根則不可故又曰心之德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是以主乎愛也此六字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公始發之其有功於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

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氏亦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以强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强矯自勵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利欲易染利則惟己是營不知有義矣觀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爲當然而私意横生莫能自克以利焉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螣蟊蠹與大學丁寧於絜矩孟子懇激於首章聖賢之深切爲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凡天下至微之物皆有個心發生皆從此出又成無限物且如蓮實

之中有所謂仁者便儼然如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有是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纔種便生故也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心又最靈於物故其所蘊生意纔發出則近而親親推而仁民又推而愛物無所不可以至於覆冒四海惠利百世亦自此而推之爾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者也然一爲利祿所汨則私意横生遂流而爲殘忍爲刻薄則生意消亡便與禽獸相去不遠豈不可畏也哉今爲學須要常存此心平居省察覺得胸中盎然有慈祥惻怛之意無忮忍刻害之私此即所謂

本心即所謂仁也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手足不仁者非曰手足自不仁也蓋手足本吾一體緣風痺之人血氣不貫於手足便與不屬已相似人與物亦本吾一體緣頑忍之人此心不貫於人物亦與不屬已相似風痺之人不仁於手足頑忍之人不仁於民物皆以其不屬已故也殊不知天地吾之父母與人雖有彼我之異與物亦有貴賤之殊要不同一體只緣私意一生天理泯絶便以人已爲二致亦如手足本是吾身之物只緣風邪所中血氣隔塞遂以手足爲外物耳人無私意之害則

民物之休戚自然相關一見赤子入井則此心爲之怵惕無風邪之病則手足之痒痛亦自然相關雖小小疾苦此心亦爲之痛楚當如此玩味方曉程子痿痺不仁之意

吳臨川曰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惟上古聖人之壽最久予嘗執此觀天下凡氣之溫和者壽質之慈良者壽量之寬洪者壽貌之重厚者壽言之簡默者壽蓋溫和也慈良也寬洪也重厚也簡默也皆仁之一端其壽之長決非偏隘殘忍褊狹輕薄淺躁者之所能及也

仁義

程子曰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唯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義之氣睟然達於外

徐子曰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豋毫之間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

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

黄勉齋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宜無異指而若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啓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仁義之道不在他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

之心義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仁義之道根於吾心之固有初非有甚高難能之事也試以吾平日設心者思之果能事親而孝乎果能處宗族而睦乎果能交於鄉黨朋友而致所愛乎果能視人如巳乎果能視民如傷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公則仁之道盡矣果能從兄而順乎果能事上而敬乎果能應事接物而求其是乎果能見利不趨乎果能見害不避乎即是心而充之以至於無一事之不宜則義之道盡矣盡仁義之道則仰不

愧俯不怍而上下與天地同流矣

仁義禮智

問仁是生底意義禮智則如何朱子曰天只是一元之氣春生時全見是生到夏時長也只是這底到秋來成遂也只是這底到冬天藏斂也只是這底仁義禮智割做四段一個便是一個渾淪看只是一個

陳北溪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即天之有元亨利貞仁在天為元於時為春乃生物之始萬物於此方萌芽發露如仁之生生所以為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為亨於時為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衆美所會聚如

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萬事是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只管如此去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個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程

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這兩示人說切為此不易之論矣〇問何謂仁義禮智都是仁曰仁者此心渾是天理流行到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義之裁處千條萬緒各得其宜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到那智之分別處事是非各定亦都渾是這天理流行[illegible]面出門去了所以惓惓於充之一言者蓋善端之發其端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一至初皆渾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於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於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

皆收斂矣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燃因而熾之若水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萬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矣

仁義禮智信

程子曰仁哉此四字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

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義字如一橫劒一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胸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君子義以爲質義以爲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是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禮者節文也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無運用信是義理之个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言四端不言信○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

其次貞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也○人本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火金水土之神曰仁義禮智信皆天理之固然此人心所以爲妙也○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曰亦孝弟而已矣此孟子論仁義禮智樂之實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

誠

程子曰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

誠

陳北溪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无妄之謂此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无妄之謂也○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為之主宰如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又過一度與日月星辰之運行躔度萬古不差皆是誠實道理而已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古常甜苦者萬古常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圓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一花一葉文縷相等對待萬古常然無一毫差錯都是真實道理自然而然此

中庸所以謂其爲物不貳其生物不測就人論則只是這實理流行付與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兄又如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饑餓瀕死而蹴爾嗟來等食乃不屑就此皆是降衷秉彝真實道理自然發見出來雖極惡之人物欲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真實處雖曰見於在人而亦天之道也及就人做工夫處論則又是慤實不欺之理是乃人事之當然此人之道也故存心全體慤實固誠也若一言之實亦

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

真西山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誠字始見于此

忠信

程子曰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

朱子曰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着實便是信如與人說話將說到底只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盡便是不忠有這事便說有無這事便說

無便是信只是一個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

陳北溪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字只事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於不疑何事直至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盡己是盡自家心裏面以所存主者而言須是無一毫不盡方是忠以實是就言上說有話只據此實物說無便曰無有便曰有

若以無為有以有為無便是不以實不得謂之信忠信非判然二物從內面發出無一不盡是忠發出外來皆以實是信○信就言上說是發言之實就事上說是做事之實有以實理言有以實心言○孔子云主忠信主與賓相對賓是外人出入無常主人是吾家之主常存在這屋裏以忠信為吾心之主是心中常要忠信益無時而不在是也心中所主者忠信則其中許多道理便都實在這裏若無忠信則一切道理都成了上字下得實有力

忠恕

謝上蔡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充廣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充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朱子曰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忠恕所存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對子貢只言恕曰不得忠

時不成恕說恕時忠在裏面
陳北溪曰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為二物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得好蓋存諸中者既忠則發出外來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者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也
真西山曰忠之為義先儒以中心釋之又以盡己言

之盖本諸心而無僞者忠也發乎巳而必盡者亦忠也然未有本諸心而不盡乎巳盡乎巳而不本乎心者其實亦一而巳爾聖賢之言忠不顓于事君也爲人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乎居有一之可愧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恕者如心之謂非寛厚之謂也如我能爲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槩是視人如巳推巳及物之謂

姚舜牧曰忠恕字皆從心中心如是如心如是是

謂忠恕皆在此心內自見得朱子將忠恕分內外亦是不若真西山釋恕字曰如心之謂較爲明快痛切即忠信二字亦是中心誠實而言行從之已爾似不必分內外以爲言也敢問高明

恭敬

菴子嘗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等處恭

執事敬行已也恭事上也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則一理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人常恭恭敬則心常光明

陳北溪曰身體嚴整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此與忠信忠恕相關一般○且如恭敬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明舜之溫恭湯之聖

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都是如此做工夫

性理指歸卷之十三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次訂

小學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智慮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

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不徒教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故養正者聖人也

朱子曰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是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閒泪董百方措置思

索反以害心○曲禮云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皆是古人初教小兒語列女傳孟母又添兩句曰將入門問孰存○兒時讀書終身改口不得故教小兒讀書者當依古註解以粗義○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這是做人的樣子○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些精彩○小學小事中便有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闊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

可票悍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閑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呂東萊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竇開○問教小兒以何爲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

不容不蹴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為成材者○後生學問且須理會曲禮少儀儀禮學洒掃應對之事然後可以語上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

真西山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之文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姙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之

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總論爲學之方

程子曰學莫貴於自得得非外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進學莫大於致知養心莫大於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養其耳目舞蹈養其血脈者今人都無只有個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一)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君子莫進於學莫止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人皆可以為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於聖人而後已不至於聖人而已者皆自棄也○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訓詁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于聖人之道矣○人之學當以大人為標準○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

明明則有功○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於當而已當則文

張横渠曰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益更須得朋友之助○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謝上蔡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

楊龜山曰學者必以孔孟爲師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鬬靡以資見

闊而已故擬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

胡五峰曰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知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志不在的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夫滯情於章句之末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矣特以一班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修身以寡欲爲要行己以恭儉爲先○以

反求諸己爲要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
李延平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
理若眞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
朱子曰學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無所不包
及其充廣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
萬物只此一理而已○人須以聖賢爲己任○學者
大槩有二病一以爲古聖賢亦只此是了故不肯做
工夫一則自謂做聖賢事不得不肯做工夫○而今
緊要且看聖人是如何常人是如何自家因甚便不
似聖人因甚便只是常人就此理會得透自可超凡

入聖。為學不進只是不勇。嚴立功程寬着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煅煞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着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了。又自熟中出。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

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日是這箇人明日也是這箇人〇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着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〇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〇開闊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〇如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如頹惰則當涵泳振作氣象〇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〇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〇學者當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〇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〇聖人千言萬語只

是教人做人○爲學只要志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

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合做底事不可放過此子程子言知行兵當先做活計○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由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及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一一理會必使抑心下首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强之氣而爲入德之基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

事尚可以為檢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為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論至近至易即今便可用力論至急至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深淺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到有疑處方好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

資可受斟鍾未必能真有益也○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中者能使眞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

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到只是

要人做得徹○學者皆云致中然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方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明日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

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方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着實地自住不得

張南軒曰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聖人之言化工也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學者如果有志焉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也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

析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已物盡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盡亦辯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辯而明又盡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參同體以相成者也真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自然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誠矣噫學不躐等也譬如燕人適越其道理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盡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求抵越有是理哉爲孝必是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始焉弟必自徐行

後長者始故善書學者必以灑掃應對進退爲先焉
惟夫躬措之爲貴也○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
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
溺心之患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
弊也考聖人之教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
不知所用力耳○責已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
古人之學只是爲已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
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
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之師責已而取
人不惟養吾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陸象山曰學者大病在私心自用私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黃唐虞以來羣聖人之言畢聞于耳畢熟于口畢記于心秖益其私增其病耳

呂東萊曰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若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己修終無所得

○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聞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

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于善而已矣知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凡見人有一行一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

黄勉齋曰學者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强加控制此心隨所重而發恐亦不易過也便使强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

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升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濡滯膠擾無益於已見窺子人甚可畏也○為學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小心畏

慎者不害爲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
浮薄者未免爲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
戒謹厚重爲心然後可以言學

眞西山曰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
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
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
而存養焉者則又調護愛養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陳潛室曰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
皆從實地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

吳臨川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在乎遠大而用功

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源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河必自下流始小德之川流道之派也大德之敦化道之原也未有偏乎小德而欲窺覩乎大德是舍淺而尋源者也○勉生於不足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世之自以爲有餘者反是○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獨不如駑駘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

學則事半而功倍

存養

程子曰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

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今人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問存心尹和靖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况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閑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麁一事學者之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麁一息不存即爲麁病要在精思明辯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

升則羣邪自息○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以上總論

存養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知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

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張子曰學欲其進須敬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敬而能立者不立安望其有成

謝上蔡曰敬是常惺惺法

尹和靖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祁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着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曰欽明曰溫恭曰聖

敬曰踐君子篤恭而天下平〇敬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〇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此理絕人欲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〇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〇嘗愛古人說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只在緝熙二字耳〇敬月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爲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睛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

睿智皆由是出問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自然○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如是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問敬何以用功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張南軒答潘叔昌曰所謂思慮紛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多須反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

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到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

陳北溪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朱子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便是上蔡所謂常惺惺說得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才在這裏則萬理森然于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禮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恭人棒一箇不多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㨾㨾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

真西山曰伊川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

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至於誠則達乎天道也○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為學問之本自程子始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於聖門此其最大者也○雖皆自聖相傳敬一之旨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夾雜糅於外物敬則其衝擊也情之橫放甚於潰

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求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魏鶴山答張大監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曰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明人多以擎跽曲拳正坐拱嘿之類為敬至周程以後說誠字敬字任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親切

以上論持敬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爲學因指面前水盆示門弟子曰淸靜中一物不可着纔着物便搖動

李延平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

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持敬則此心虛靜然須先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須將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窻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得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　以上論主靜

程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學始於不欺闇室

尹和靖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晏安酖毒之可畏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

張乖崖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癘鬼凶荒札瘥皆在乎此是以君子慎其獨也

陸象山曰人之資稟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

吳臨川曰夫易以溺人污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之財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若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為能保其不為之乎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若楊伯起之暮夜却金若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四公真能慎獨者也 以上

論貨財